

· 政治之部 ·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

代表們的發言(續)

在“脫胎換骨”的过程中·····	邓 文 釗(1)
对奸人应鳴鼓而攻之·····	安 文 欽(3)
社会主义一定会获得完全的胜利·····	陈 叔 通(3)
坚决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	程 潜(5)
皆“中山狼”也! ·····	邓 初 民(8)
揭露章罗联盟在四川的陰謀·····	彭迪先、曾庶凡、刘承釗、刘兰畦(9)
文匯报利用对“草木篇”作者的批評点了一把火·····	李劫人、沙汀(12)
資本主义一定要徹底死亡·····	賴 若 愚(14)
人吃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熊 克 武(16)
志願軍坚决斥責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	李 志 民(17)
右派分子是想把新中国拉回到資本主义路上去·····	盛 丕 华(19)
多灾多难的小山村变成丰衣足食的安乐乡·····	元 兴(21)
我所見的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农村支部·····	聶 国 青(22)
讓工程技术人員發揮更大的作用·····	張 国 藩(24)
西北建設事業的成就駁倒了右派的謊言·····	曾澤生、喻德渊(25)
只有共产党才使少数民族得到徹底的解放·····	馬 乐 庭(28)

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發展医学工作·····	沈克非 朱宪彝 柯 麟 張 岩 王淑貞 吳英愷 俞靄峰 諸福棠(29) 石增荣 何碧輝 徐佐夏 黃家駟 刘承釗 林巧稚 梁伯强 章央芬
----------------------	--

現在是真正人民的天下，非党群众不容右派誣蔑·····	高 鳳 琴(31)
永远跟随着共产党走·····	李 德 全(32)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們回族人民理想的家·····	达 浦 生(33)
右派分子向全国人民恶毒地挑战，人民不能不起来应战! ·····	董 其 武(34)
一个科学工作者对發展水泥工業生产的建議·····	王 濤(36)
三点建議·····	刘慎諤、虞宏正(37)
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是絕對必要的·····	楊 石 先(38)

海西自治州到处呈現新气象·····	官保加(40)
克服温情主义, 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争·····	沈鈞儒(42)
民革在大風浪中經受着考驗·····	王昆侖(42)
广大爱国华侨拥护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	徐四民(45)
章罗联盟的透視·····	胡愈之(46)
人民的子弟兵 永远忠于人民·····	丁志輝 王兆才 王有根 王維福 江雪山 宋忠福 周文江 馬春雨 崔建功 張明 張英才 郭恩志(49) 陆昌荣 黃丑和 楊在先 赵毛臣 赵仁虎 刘子林 刘梅村
誰要敢反对社会主义, 我們就要打碎他的脊骨·····	殷維臣(51)
全国职工一定要把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	朱学范(51)
旭日的万丈光芒照射出陰云里的魑魅魍魎·····	唐生智(54)
用实例剖析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言論的伪装·····	夏康农(57)
从“万人坑”到生活的乐园·····	馬万水(59)
黑龍江省民建会員和工商業者要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辨明是非·····	刘珮芝(60)
馬哲民的謬論和他的出路·····	傅景文(61)
地球离不开太陽, 人民离不开共产党·····	梁希(63)
站穩立場, 各尽所能, 共同建設社会主义·····	王統照(64)
一个老中医几十年寤寐以求的願望相繼实现了·····	蕭龙友(65)
为捍衛馬克思列宁主义而战斗·····	潘梓年(65)
农民永远記得, 共产党是恩人·····	霍維德(68)
浙江蚕桑問題和工商業者改造中的若干問題·····	姚順甫(70)
采取适当措施, 發展蚕絲生产·····	郑辟疆(73)
全面改造自然保証农业丰收·····	王世英(73)
我們必須捍衛社会主义制度·····	赵寿山(76)
西藏一年来的成就·····	阿沛·阿旺晋美(77)
我談两个問題·····	陈垣(79)
質問資产阶级右派老爷們·····	陈明仁(81)
沒有共产党, 中国就会亡·····	丁貴堂(82)
右派分子的私貨在工程技术人員中缺乏市場·····	陆景云(84)
駁“天下不太平問題在农村”的謬論·····	呂鴻宾(85)
肃反斗争是一次历史性的偉大胜利·····	馬卓洲(88)
談对外貿易·····	叶季壮(90)
衛生工作离不开党的領導·····	李德全(94)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蔣光鼐(97)
科学工作者更紧密地团結在党的周圍·····	侯德榜(99)
我們在阶级斗争中受到了教育·····	刘清揚(100)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根本分歧.....陆 定 一(102)

民主建國會多年以來是怎樣對章乃器的反社會主義活動展開堅決
 鬥爭的?黄 炎 培(105)

决不放鬆對章乃器的批判.....胡 子 昂(108)

工商業者改造自己的大好機會.....徐崇林、蕭松立、童少生、黃魚門(110)

戲曲演員要在反右派鬥爭中鍛煉自己，考驗自己周信芳、袁雪芬(112)

誰要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我們決不罷休!李 友 秀(114)

河南省肅反運動的勝利.....賈 心 齋(115)

澄清對僑務工作的一些糊塗思想.....何 香 凝(116)

讓右派分子看看沈陽市工業建設的巨大成績吧!朱 維 仁(119)

社會主義使“天府之國”更加富饒.....閻 紅 彥(121)

勝利度過大災荒，繼續爭取大丰收.....高 樹 勛(123)

增產油料的一個百年大計.....罗 叔 章(125)

我們工人天生和共產黨一個根子..... 刘立富 郑錫坤 王文山 馬恒昌
 李川江 赵国有 王崇倫 孟 泰(128)
 張明山 王玉吉 錢仲舉 施玉海
 谷發明 張子富 唐立言 韦玉璽

整風・反右派鬥爭

國務院關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參加整風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的決定.....(129)

反右派鬥爭是對於每個黨員的重大考驗（人民日報社論）.....(129)

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人民日報社論）.....(130)

用人可以不問政治嗎？（人民日報社論）.....(133)

上海民盟的背叛.....季音、張競(135)

骯髒的一群.....張競、季音(138)

章羅聯盟駐武漢專員——馬哲民.....凡 坤(140)

黃紹竑保護的什麼人？翻的什麼案？.....人民日報記者集體採訪(142)

質問黃紹竑.....刘 茂 林(145)

全國工商聯和民建會聯席會議繼續揭發和批判右派分子章乃器、畢鳴岐（續）.....(146)

深入開展辦報路線問題的辯論（解放日報社論）.....(154)

關於大公报幾個錯誤報導的檢查.....大公报編輯部(156)

整風以來北京日報一些主要錯誤的檢查.....北京日報編輯部(157)

新聞工作座談會批判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續）.....(159)

右派急先鋒許君遠詭計多端妄圖篡奪新聞出版事業的領導權.....(163)

首都出版界召開座談會批判右派分子曾彥修等追求資本主義的“出版自由”.....(164)

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識出版社舉行座談會批判曾彥修蛻化變質.....(168)

通俗讀物出版社召開大會批判右派野心家藍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169)

全国科联全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批判右派分子曾昭掄、錢偉长.....(170)

北京科学家反击右派向科学领域的进攻.....(175)

四十多封密信.....蕭 彥(180)

对外关系

周恩来总理同日本记者谈中日关系指责岸信介敌视中国挑拨亚洲国家同中国的关系.....(182)

我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和红十字会函复日方驳斥所谓下落不明的在华日人问题.....(183)

评日本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人民日报社论）.....(185)

真是笨透了.....人民日报评论员(186)

· 經 济 之 部 ·

基本建设

设计标准为什么高了（人民日报社论）.....(187)

工 業

多建中小型企業（人民日报社论）.....(188)

手 工 業

手工業当前生产中的重要问题（人民日报社论）.....(189)

工艺美术的方向问题（人民日报社论）.....(190)

把我国的工艺美术生产事业推向前进.....白 如 冰(191)

农 業

关于发展农业的四点建议（人民日报社论）.....(194)

不要错过积肥的大好时机（人民日报社论）.....(195)

争取大丰收的一个关键（人民日报社论）.....(197)

农业科学要为农业的大丰收服务（人民日报社论）.....(198)

水 利

雨季到来后的一场紧张斗争（人民日报社论）.....(199)

汛期开始以后的紧要工作（人民日报社論）(200)

防治内涝争取丰收（人民日报社論）(201)

警惕黄河出现特大洪水.....人民日报評論員(202)

· 文化 之 部 ·

教 育

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1957年暑期畢業生分配工作的几項原則規定.....(203)

把个人的志願同祖国的需要統一起来（人民日报社論）(204)

妥善安排中小学畢業生下乡（人民日报社論）(205)

从几个先行者探討城市中、小学畢業生下乡生产問題.....罗 玉 清(206)

· 国 际 之 部 ·

朝 鮮 問 題

坚决为維護朝鮮和平而努力（人民日报社論）(208)

朝鮮停战协定簽訂四周年.....郑 国 祿(208)

波兰政府关于美方破坏朝鮮停战协定的备忘录（摘要）(211)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关于美方破坏朝鮮停战协定的备忘录（摘要）(211)

朝鮮軍事停战委员会會議.....(211)

印 度 支 那 問 題

誰阻撓着日内瓦協議徹底实施?(人民日报社論）(212)

范文同再次建議召开協商會議討論自由普选問題給吳庭艳的信.....(213)

报刊参考資料索引.....(214)

国内外大事記.....(219)

画頁：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照片八幅）.....(目录后)

更正.....(69)

政治之部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

在“脫胎換骨”的过程中

邓文釗的發言

(1957年7月6日)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和薄一波、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

現在，对于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的思想改造問題，我結合我个人的思想改造过程，談談我的体会。

从党的整風运动开始以来，各地“爭鳴、爭放”的情况是十分热烈的，很多人都本着爱护党拥护党的领导的心情，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積極性的建設性的批評。这些出于善意的批評，大都是实事求是的，对协助党整風起良好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出現了不少不利于社会主义事業、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右派言論，如葛佩琦的不要共产党领导的反动謬論，儲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章乃器的“資產階級没有两面性”、“定息不是剝削”等等。所可驚訝的，發表这些言論的人，并非庸愚無知，而是出自有一定群众影响的大知識分子，或屬民主黨派的負責人。这些言論的共同点，就是在根本問題上，反对和否定党的领导。它的散播，已在部分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和恶劣的影响，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和及时的駁斥。

这些錯誤的右派言論，都是歪曲事实和缺乏理論根据的。我仅以个人长期与共产党员相处的经历体验来駁斥他們的別有用心的謬論。我出身于一个买办資產階級家庭，因向往于英国的民主政治，而往英国留学深造，希望能增长學問知識，从而能够寻找到祖国为何貧弱及中国人命运为何这样悲慘的原因。但在几年中，我所得到的只是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視和思想上的更加徬徨苦恼。但我也有一些收获，就是从社会生活實踐中，看到了資本主义国家所謂民主政治的面貌和它的實質。尽管英国是以民主自称的国家，以上下議院作为民主形式，但議員的成分，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人階級代表，議員所拥护的所代表的都是資產階級的利益。社会上貧富悬殊，工人受着殘酷剝削，所謂在朝在野的两党制，也不过是維護資產階級专政的一种方法。以英国的这种政治制度，它的政府虽然善于文过飾非，瞞蔽和欺騙人民，但和其他資本主义国

家一样是不可能像中国共产党一样进行內部整風，欢迎和虛心听取各階級人民提出批評和建議来改进工作的。

我留学回国后，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腐化無能，思想日益苦悶，后来經何香凝主任和廖承志同志的帮助，才認識到只有实行抗日，貫徹“民主、團結、进步”的口号，才能解放危亡的中国。这使我提高了觉悟，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并積極支持和参加“保衛中国大同盟”的工作。虽然是这样，但由于自己是一个长期受資本主义教育的知識分子，加以自己的階級本質关系，在日寇占領香港时思想又动摇起来，又感觉到中国人的前途仍是暗淡的。后来在党的协助下，我和一批民主人士逃出了香港，經過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亲自目睹中国共产党真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艰苦抗日的事实，以及党对知識分子無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顧。当时在游击地区物質供应極端困难的情况下，我們还經常不断地得到猪肉和香烟的供給，而党员是没有的，甚至有的还要吃树皮。这些事实使我非常的感动。相信在座有不少代表們曾在此时与党同历艰苦，这些事实还不会忘怀的。經過这一次革命的鍛炼后，我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認識，觉得中国共产党的确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党，更增强了我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我的决心是否坚定不移呢？广州解放后，我仍在香港，領導上劝我回广州参加工作，我思想上又有犹豫顧慮。后来我負責华南企業公司时，仍时常暴露了資本主义的經營思想。受到党的帮助后，才把思想認識提高一步。二十年来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我在犹豫不定的心情中走过崎嶇不平、迂迴曲折的道路。历次痛苦的思想斗争，正說明了“脫胎換骨”的过程，也說明了資產階級两面性的存在。这些事实也說明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复杂性。

长期的与中国共产党相处，我深刻地体会到党是“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从不隱瞞工作缺点，願意虛心听取群众的意見和有决心改正缺点。这几年来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成員得到党的器重与关怀，更是

有目共睹的事实。国家大事必事先协商，也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能以少数党员的宗派主义的思想行为来混淆视听。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显然是歪曲事实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毒的污蔑。储安平和葛佩琦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是代表了反动派的心意。最近台湾、香港的反动报刊对他们的谬论纷纷喝采，表示同情和赞扬。这说明了储安平是站在什么立场，替什么人讲话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建议，和有些人提议“民主党派轮流执政”的说法，和储安平的论点是一脉相承的。这些错误的言论的思想根源，是以资产阶级民主观点来衡量新事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意图削弱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论调是出自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与宪法精神相违背，而且在群众中散播毒素，造成一些人的思想混乱，造成不良影响。这些右派思想的出现，是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

解放后几年来，不少旧知识分子在党的正确政策关怀下，在学习与工作实践中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对国家作出了不少贡献。但在这次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事实，也揭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甚至壁垒森严原封不动。这说明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工作还是很不够、很艰巨的。例如，章乃器提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定息不是剥削”等谬论，实质上就是以资本主义抗拒社会主义的阶级思想斗争。根据广东省各市工商界“鸣”“放”座谈会的资料，虽然不少工商界对他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但也有少数工商界上层分子及民主党派成员同意他这样的论调，或者是提法不同感情相同，也有公开同意定息二十年的提法。也还有不少的工商业者在酒楼茶室闲谈中对他的论调引起思想感情的共鸣。这种错误的言论有很大的煽动力和破坏性，在部分工商界思想领域中占有地盘。因为他摆着伪善的面孔，善于隐蔽，容易引工商界走入歧途，引导他们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造成民族资产阶级不再需要改造的错觉。这对私方人员的自我思想改造极端不利的，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也有很大的危害性。章乃器此人，我在解放前在香港时已经知道他自高自大，但不知道他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这么严重。章乃器的关于“定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等谬论，我知道是错误的；但是对他向人民日报关于资产阶级分子要脱胎换骨的社论所作的反批评，我却表示欣赏。我当时没有看出章乃器想挑拨工商界同党的关系，借“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其原因是我对资产阶级还有浓厚的阶级感情，并且由于水平低，没有同章乃器划清界限，以致迷失方向。这次教训使我深深体会到资产阶级分子继续改造的必要性，同时也深深感到改造的艰苦性和长期性。我必须痛下决心，认真改造，真心脱

胎换骨，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因此，我认为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举行了联席会议，分析和批判了章乃器的错误言论，并对各地组织发出了指示，这是很必需和及时的正确措施。而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应当从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提高觉悟，受到教育。目前广东省各县工商界的鸣放尚未普遍开展，对章乃器的右派言论，思想认识不一致。我认为应首先组织他们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作为我们的思想武器，根据六项政治标准，对章乃器等人的谬论进行分析批判，划清思想界限，明确思想认识，继续协助党的整风，使这运动更健康地发展下去。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坚决拥护共产党，与共产党一起历尽艰苦，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的。在革命事业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目睹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五年计划的实施，国家经济建设进展瞬息千里，日趋富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不容否认，我个人以前的愿望已经达到，相信凡是真诚拥护共产党的爱国的人士，都会有同样感觉。当然在国家经济建设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难，但这是在前进中的困难，只要大家同心协力，一定可以克服的。在整风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少数的党员工作作风上有些错误和缺点，也是可以改正的。如果有人意图歪曲事实，强调缺点，想抹煞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来的丰功伟绩，削弱党的领导，这是为全国人民所不允许和唾弃的。在目前竟然有些民主党派负责人企图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要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平分春色，想篡夺领导权，走向资本主义的旧道路，想将六亿人民重陷于痛苦的深渊，实令人疾首痛心。何香凝主任在中央统战座谈会的书面发言，曾指出：“我也希望各民主党派的朋友，要诚诚恳恳的帮助领导党，如果或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意背道而驰。既然我们要长期共存，我们就要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主义，不只是监督别人，同时更要警惕和改造自己，这样才能勉励来者，尽我们的一份责任，达到长期共存的美景。”她又指出：“在这里我就不得不回想到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我觉得长期共存应是建立在共同奋斗的基础上，当时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和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口是心非的，不遵守孙先生的主张，和孙先生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革命阵营里扩展了许多矛盾，以致使革命遭受挫折，我们这一代对这些历史的教训是要牢记勿忘的。”她老人家的话是很恳切沉痛的。暮鼓晨钟，发人猛醒。我认为章伯钧、章乃器等，必须吸取历史的教训，切实检讨和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改正错误，加强自我改造，勒马悬崖，回头是岸，这将是为人民所原谅和欢迎的。

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希望代表予以批评指正。祝大会成功，各位代表身体健康。

对 奸 人 应 鳴 鼓 而 攻 之

安文欽的發言

(1957年7月6日)

敬聆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暨李、薄二副总理国家决算預算、国家經濟計劃报告，有条有理，完全同意。我本庸才，一事無成，年逾八旬，行将就木，本应閉戶藏拙，不必登台献丑，然职责所在，义务所关，有不能已于言者也。聊以一得之愚，申明在案，請嘉納焉。忆自一九四〇年我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議会副議長以来，今已十七年矣，和共产党人相处，可以說水乳相融，毫無隔閡。每次在會議上，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尽，均蒙通过，从未感到共产党“排斥异己”。只覺得統战政策不分党内党外，願聞裕国之語，便民之議，社会賢达民主人士皆能量才任用，各尽其力。詎料章、章、儲等数人，反对共产党领导，敌視社会主义制度、無产階級专政，种种謬論，笔难尽述，企圖使帝国主义資产階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辟。真是黃口孺子，信口开河，謾言惑群，其处心积虑，惟恐天下不乱。此等伎倆，应鳴鼓而攻之，務必追究是非，徹底澄清，方足以寒奸人之胆，杜非分之想，以为后来者戒。自来国家盛衰，胥視賢不肖之进退为轉移，願整風者，深加檢查，勿以同异为喜怒，喜怒为用舍。如是則賢者进，不肖者退，从此国愈治而民愈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富强，蒸蒸日上之势。推而言之，惟英雄豪杰（指共产党）能于世推移，因事制宜（指进行革命），而庸人是古非今，苦不知变（指守旧派），以为結繩之約，能复治乱秦之緒，干戚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恨若輩胶柱鼓瑟，墨守故轍，無远大之眼光，但能及寸不能及尺，但能及尺不能及

丈，想肺腑中被門閥所蔽耳。我于去年請假回籍休养，沿途所經過的地方，河山吐秀，草木皆春，閭閻安謐，人民乐業。如入城市，第見闐闐繁荣，工商輻輳，故曰市無游民，此之謂也。过农村更見桑麻遍野，藍蔚接天，故曰野無曠土，此之謂也。领导得法，未尝不耿耿于守斯土者，有致之也。毛主席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問題，全国各界正在热烈討論，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各辯其理，但真理是不怕爭辯的，而且越辯越明，越爭越真。所以我衷心拥护到底，毫無异意。惟是我中国自解放后，凡应兴应革的事業，莫不次第进行。回溯蔣介石卖国集团十年前之所为，不过仰帝国主义鼻息，压迫人民，奴役人民。以現在比較起来，孰是孰非，虽三尺童蒙亦能明了究竟，何若輩如此狂妄顛倒黑白耶？关于帝国主义国家久蓄無耻的陰謀，企圖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削弱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豈知我們的团結，尊如神聖力量，坚如鉄石，彼是古非今不能于世推移的最下等凉血动物分子，欲破坏我团結，削弱我力量，是犹捧土以塞孟津，蚊力以負泰山，其不至于失敗和灭亡者几希！我这次由陝北来京，陝北人民再三囑托着我与会申明：陝北人民久經革命斗争，善于辨明敌我，坚决捍衛胜利果实，粉碎右派分子的陰謀各等語。彼醉生梦死之帝国主义，曷其醒諸，現在和平之声浪震蕩于两間，安全之气象充滿于中外，其实現時間問題耳。寄語帝国主义国家者，洗耳以听之，拭目以觀之，可也。

社会主义一定会获得完全的胜利

陈叔通的發言

(1957年7月8日)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种报告。

这些报告完全証明一九五六年我們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取得了更輝煌的成就。这些輝煌的成就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正如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开幕詞中所說，领导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共产党，指导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础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任何力量不能动摇的。沒有共产党作我們的领导核心，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作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础，我們的偉大事業是不可能胜利推进的。

各位代表，全国人民决不会忘記我們原来是怎样的一個国家。解放以前，我們国家处在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重重压迫之下，少数剝削者过着奢侈腐烂的生活，而創造社会財富的广大劳动人民却处于貧困飢餓的状态。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推翻了三大敌人，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领导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从而保證了全国劳动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使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和广大职工的生活显著地提高，同时也保證了其他階層人民的安定的生活，簡直是把全国人民的生活包了下来，加以統籌兼顧，适当安排。这个

翻天覆地的变革，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想像的。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它比前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艰巨得多。如果有人把社会主义革命看得太容易，甚至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那末他们不是极端幼稚无知，便是别有用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工作是艰巨的。第一，是以自力更生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底子是很薄的。这样的国家要以重工业为中心建成工业国，怎样负担得起呢？可是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努力，增产节约取得巨大的成绩，以一九五六年情况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四年，主要指标有些已经提前完成，有些已经接近完成了。以钢的生产为例，旧中国的生产量是小得可怜的，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一九五六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现在都已建立起来了，而且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些事实证明了党的领导的正确，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国内外敌人是不甘心而且用种种方法阻挠和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的，同时我们国家几年来也遭遇到好多次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阴谋，领导了人民战胜了灾荒。所有的困难并没有阻碍我们自力更生地在建设事业的各个战线上取得巨大的成就。这简直是难于想像的奇迹。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奇迹能够出现吗？肯定地说，是决不可能的。

第二，我们做的是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一切计划经济的工作都是新的，谁也没有经验，开头可以说是外行。幸而有苏联的先进经验作为我们的借鉴，苏联并且给了我们许多大公无私的援助，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其他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我们亦应该感谢的。学习和运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但学习别国的经验，并不是容易的。我们在运用的时候，还必须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所以我们的建设工作仍然是很艰巨的。有人说，我们的建设计划时常改变，这是因为缺乏经验，亦是客观情况的变化所使然。总的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是巨大的，当然亦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中国共产党并且教育了全国人民边学边做，在这几年中取得了不少新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有些是从错误和缺点里得来的，对今后的建设工作是极有利的。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吗？肯定地说，是决不可能的。

第三，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适应国内人民生活的需要和帝国主义制造的紧张形势下进行的，我们不能不加快建设的速度。这里就存在了一个人民消费与国家积累的矛盾。但是我们采取了艰苦劳动、勤俭

建国的方针，一方面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一方面紧紧地掌握了建设的速度，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联合国的报道，亦不得不承认我国去年工业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一位。可见我们的国家是能够很好地处理人民消费与国家积累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吗？肯定地说，是决不可能的。但是右派分子恶毒地抹煞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事实，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描绘得一团漆黑。他们反对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个别的”的正确分析，恶意地把个别性质或部分性质的缺点和错误夸大为我国革命和建设根本的或全面性质的缺点和错误，使一些立场不稳或是非不明的人看不清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成果，企图实现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

右派分子把旧社会遗留下来，在今日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歪曲为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所产生的，歪曲地宣传社会主义加上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危险，从而毁谤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把我们国家从社会主义拉回到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使广大劳动人民重过旧中国的悲惨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的，必须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右派分子企图利用一部分人对于新的制度还不习惯以至还有抵触情绪作为他们的活动基础，用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动摇社会主义的制度。他们因工农群众不受利用，抓不住，就妄想利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来进行罪恶活动。就如章乃器，他就企图利用工商界消极的一面来蛊惑工商界。他说：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等等。这就是否定阶级存在，就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据七月三日人民日报所载，章乃器参加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密谋的时候，他表示要在章、罗联盟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证明他是跟他们的秘密组织勾结在一起的。要知道知识分子和工商界者纵然有少数人受他们的蛊惑，可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是衷心地信赖共产党的领导的，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就是那些一时受到右派分子蛊惑的人，在反右派斗争中也会清醒过来，回到人民一边，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右派分子利用消灭中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篡夺领导权，使时代的车轮向后倒退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全国人民必须更加紧密团结起来，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的领导和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我们要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使右派分子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对于受到右派分子的影响，在思想上有某些错误的人，我们要把他们同右派分子区别开来。他们还是拥护党，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只要他们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参加到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

来，他們就可以在斗争中受到锻炼，改正错误，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而对那些坚决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们必须彻底地给予反击，斗争到底。

有人認為我們对右派分子展开反击后，人民就不好“放”，不好“鳴”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主要是由于对党的整风运动缺乏了解所造成的。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只要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反对或者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在社会主义的共同基础上对党员的作风提意见，無論意見提得怎样尖锐，怎样片面，甚至是有错误的，我認為共产党都是欢迎的。右派分子正在造谣，說党在“收”了，不能講話了。我們不要听信这种谣言，不要受右派分子的利用，仍要積極帮助党整风。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論說：“共产党繼續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

风就可以順利进行了。”党在“收”了嗎？决不是的。而且就我所知，凡是为帮助党和政府搞好工作提出的意見，都在加以分析研究，应接受的接受，其中尚有有待于研究的亦有一时办不到的或者有错误的，也都分別說清道理，难道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嗎？

全国人民一定都明白：我們帮助党整风是要使党的领导更加巩固，才可以完成我們社会主义的建設，才可以使我們国家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全国人民一定都明白：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們要加强学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紧密地团结一致，在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們对右派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定会完全胜利的。

坚决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程潜的發言

(1957年7月8日)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向这次大会提出来的其他各项重要报告。周总理的报告概括地总结了我們政府工作的伟大成绩，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时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形形色色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现在，我想就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个政治题目发表一点感想。

今年的春夏，是一个不平常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在帮助共产党積極整风的同时，又向资产阶级右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展开了气壮山河、义正词严的回击，把一度飞扬跋扈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嚣张气焰打落了下去，为共产党整风和各民主党派整风創造了順利的条件。现在来看，战果是伟大辉煌的，但是，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斗争还在深刻發展。人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所广泛展开的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是一场十分曲折复杂的斗争，是一场相当长时期的斗争，也是一场在某一个时期内表现得相当尖锐激烈的斗争。誰战胜誰，决定于力量的对比，也就是說决定于：广大群众能以更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武装起来，充分地、彻底地批判、揭露和孤立右派。

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不是偶然的，这是我們的社会政治形势發展的必然規律。全国人民热爱和拥护共产党，全国人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圖削弱、摆脫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梦想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水火不相容，当然就会有斗争；短兵相接的战

斗的爆發，只是决定于时间和条件而已。

中国共产党下最大决心滌蕩“三害”，在党内积极开展整风运动，誠懇地、虛心地請党外人士提意見，帮助克服缺点和糾正错误，以便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設事業。这本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一切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業的人們，都竭誠拥护共产党这个英明举措，他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了工作中的巨大成绩，同时本着負責严肃的精神，向党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揭露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这就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大大地推进了我們的社会主义事業。可是，正在这个时刻，久久窺伺方向、时时准备投出冷箭的资产阶级右派，却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利用“大放大鳴”的由头，瘋狂地發出了搞臭共产党，搞垮共产党，誣蔑社会主义，搞垮社会主义的恶毒的言論，并且輔之以罪恶的有組織的鬼蜮行动。这就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憤，向资产阶级右派的可耻的肆意进攻展开大气磅礴，排山倒海的反攻。

这场战斗究竟說明了什么問題呢？我認為：

第一、說明了资产阶级立場的反动和愚蠢。經過一个多月的大暴露和大揭露，現在大体上可以檢閱一下资产阶级右派的基本队伍了。这个队伍包括：对社会主义改造死不甘心的頑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他們的代言人，如章乃器之流；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政治野心家，如章伯鈞之流；恬不知耻的少数高級知識分子，如罗隆基之流；从封建地主和軍閥官僚营垒里边分化出来的孽障，如龙云、黃紹竑之流。就現在揭發出来的材料来看，章罗联盟显然是一个有組織、有計

划、有綱領、有路綫的反动集团。这主要是指挂帅的。自然，也还有一批參謀謀划的文臣武将，搖旗呐喊的婆罗兵卒。这些人是反共的，反人民的，反社会主义的，反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些人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是一些念念不忘爭名夺利的、时时想伸手撈一把的、毫無原則的、毫無是非的人們。在共产党領導下的人民国家里，他們总觉得“受了委屈，难能伸展”；去年社会主义大变革，从經濟基础上挖了他們的“祖坟”，这就更引起了他們發自阶级本能的刻骨的仇恨。他們总想，有朝一日，貴族时会，冲开“缺口”，倒打一耙。他們滿脑邪思，魂不守舍，成天翻起陽白眼，瞟着窗外云天，偶尔望見万里碧空上浮动一塊烏云，就以为“山雨欲来”，大有可圖。他們看見共产党整風，就以为共产党江山不稳，局面不妙，于是祭起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煞風，推波助瀾，到处点火，似乎他們成气候，立大業，就在轉眼之間。他們做梦也沒有想到，不出三十天的功夫，他們放出来的毒草和毒气，就遭遇到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狼狽局面，他們一相情願的如意算盘大大地落了空！平常，他們自詡为“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是“精打細算”的“好汉”。依我看，特别是根据这次他們悲慘的教訓来看，他們只不过是一些發昏十三章的狂想主义者，只不过是一些連加減乘除四則也沒有学好的大笨蛋。“人民日报”說得好，“資產階級右派先生們，你們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兒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設史看作兒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兒戏，而且在估計力量对比的时候，連人口中占百分之一的人和占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們这样怎么能不犯錯誤呢？”持資產階級立場的人們自以为有一些陰暗的聪明，实际上是天大的愚蠢。反动者，愚蠢也。通过这次实力的較量，难道还看得不够明显嗎？

据說資產階級右派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估計，他們暗自設想：你們共产党不是說和平改造私营工商業嗎？你們对我章乃器这样严厉地口誅笔伐，这不会在国际上产生不好的影响嗎？你們共产党不是說要和平解放台灣嗎？你們对我章伯鈞、罗隆基、龙云、黃紹竑这样严厉地駁斥揭露，这不会在台灣的国民党軍政人員中間产生更多的顧慮嗎？根据这个愚蠢的邏輯，資產階級右派滿以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對他們無可奈何，對他們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只好默不作声，讓其泛濫。資產階級右派这个估計又大大錯誤了。因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懂得：依了章乃器的办法，就不是什么对資本主义工商業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是資本主义剝削制度的复辟；依了章伯鈞、罗隆基、龙云、黃紹竑的办法，就不是什么和平解放台灣，而是蔣介石反动派“班师回朝”，恢复其法西斯的罪恶統治。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懂得：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贖买政策和和平办法，最終目的还是將資本主义生产資料的私有制改变

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將資本家剝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只有取得企業改造和人的改造的两方面的胜利，我們才算是以革命的光輝实践論証了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丰富了馬列主义的武庫，在国际上才能产生深远良好的影响。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懂得：只有坚决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坚决打垮他們的进攻，共产党才能很好地开展整風运动，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才能更加提高，步調才能更加一致，团結才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才能更加迅速發展，我們的国力才能更加强大，而这样也才最有利于台灣的和平解放。对民革的成員來說，和資產階級右派划清界綫，才能激發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爱国心，影响台灣的軍政人員回到祖国怀抱，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祖国建設。害怕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会影响台灣的和平解放，是完全錯誤的。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懂得这些道理，就絕不会放松反右派的斗争，資產階級右派想望“投鼠忌器”，徒然煞費心机而已！

第二、說明了民主党派的去向。中国的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領導、帮助下發展成长起来的。如果說，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对人民有些貢獻，作了一些好事，那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領導密不可分的。因此，說这个党是“靠反共起家”，說那个党是“靠中間路綫發迹”，这是歪曲历史的違心之論，是睜开眼睛說瞎話，是別有用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参加了政权，先后举手通过了共同綱領和宪法，承認了中国共产党的領導，確認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綫，这样就取得了人民的信任 and 好感，获得了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地位。現在，某些民主党派的某些成員，特别是某些窃据要津、抛头露面的人物，撕下了假面具，忘恩負义，翻臉不承認历史；背信弃义，悍然違背自己的諾言。他們要搞垮共产党，想取而代之；他們要誘使社会主义的列車脫軌，想將列車引向資本主义的坟墓。这不仅仅是向自己的政治道德挑战，同时也不能不使人們怀疑：这样的民主党派还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我坚决認為，所有民主党派中的为国为民的仁人志士，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都不能够保持緘默，都要站出來說話，不許少数敗类，少数資產階級右派沾污了各民主党派。通过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整風运动，各民主党派必将去腐催新，获得健壮的生命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業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民革的右派分子，除了已經揭露的民革中央的龙云、黃紹竑、陈銘樞、譚惕吾等人之外，各地已經揭露者有三十余人。民革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的主要特征是：在發展組織問題上主張旧国民党員通通归队，县、市普遍建立組織，到外招兵买馬，不問發展对象的政治历史和政治面貌；在肃反問題上，抹煞成績，夸大缺点，口口声声強調“有錯必糾”，为反革命分子“呼冤叫屈”，假和平解放台灣之名，行反对肃反之实；在接受共产党的領導方面，不是誠心实意，而是想分

庭抗礼，秋色共沾，片面强调监督，却又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监督；在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上，只讲团结，不讲改造，只强调安排，不谈教育，不以旧社会的官僚军阀地位为可耻，反而沾沾自喜，以此作为争取安排的条件；在“关心”农民生活的假幌子下，为地主、富农叫喊；蒙着“爱国者”的青纱，大弹反苏滥调。上面种种表现，就它的实质来讲，都是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在民革内部的反映。现在，应当对民革成员和一般的旧军政人员的思想变化作一些实事求是的估计。解放八年来，这些同志的思想水平是有所提高的。一小部分提高得较快，大部分有所提高，另外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右派分子，则很少提高，个别人几乎是“原地踏步”，依然故我。这些人既然保持原来一套的立场、观点、方法，外力感染，一触即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这样一批民革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到目前为止，还批判揭露得不够猛烈有力。有些同志现在仍然和右派分子和平共居，不能划清界限；有些同志采取袒护右派分子的态度；有些同志沉默、消极、抵触；也就是说，民革内部的右派分子还未受到应有的抨击。我认为，和各民主党派一样，摆在民革面前的任务是，深入地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整风运动。这就是民革作为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的正确去向。

第三、说明了必须倾全力地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良心的集中表现，是中国人民的善良理想的化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石，也就动摇了我国的国本。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不是共产党人空口叫嚷出来的，是历史作出来的结论，是中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历史事实表明：当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上的时候，燃遍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最终都不免于失败；当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政治斗争经验还不十分丰富的时候，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受了失败；而当中国共产党一经在斗争的烈火中锻炼成熟、并且形成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的时候，中国的革命运动就立刻改观，在短短二十年期间内，连续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一部共产党的英勇斗争的胜利历史，就是一部先烈的鲜血写成的历史。中国人民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据历史说话的。人们是从历史走过来的，普通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和一切爱国人士，都懂得这一条最基本的道理。当资产阶级右派扬言并采取实际行动来削弱、摆脱和取消共

产党的领导的时候，我们应当响亮地回答：我们要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要以实际行动，从各个方面，想尽一切办法，来坚决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不这么做，依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话，就要亡国，人民就要坠入万劫不复的黑暗的深渊。

我想在这里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讲几句话。你们当中一些人，在过去，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曾程度不同地、多少不一地为人民作了些好事。为人民作了好事，人民当然不会忘记，你们今天有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就是人民给予的最公允的酬答。但是，好事要继续作下去，要作到底，如果不作到底，半途而废，甚或反其道而行，挖共产党的底，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就会激起人民的反对，遭到人民的唾弃。昨天作了好事，今天作了大混蛋的事，人民就不能承允。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对于全国人民，对于所有的政治活动家，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每一次大变革、大震荡、大运动之后，同路人之中，除了绝大部分随着历史前进之外，总还有一部分抛戈弃甲，落荒而走，最终变成暗泣于阴沟中的废料。这是一条铁的规律，任谁也逃不掉这条无情的客观规律的考验。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是两面派的投机分子，在这条规律面前会作出事实的、历史的结论。现在又临到这么一个尖锐的时刻了，每一个人都要毫不含糊地回答这个问题：向右走，还是向左走？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站稳资本主义立场，还是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前者是死胡同，此路不通，一定要走，就会变成政治垃圾。后者是六亿人民选择的光明大道，跟着人民走这条大道，就能克服障碍，步入佳境。奉劝走前一条道路的右派分子们：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你们始终是敞开着，只要幡然悔悟，改弦更张，老老实实把你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污秽的思想，丑恶的“私房话”，见不得人的密谋策划，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向人民交代，向社会交代，同时也以实际行动来揭露别的右派分子，这就表明自己有决心从右转向左，从反动转向革命。昨天作了坏事，今天转变过来作好事，人民是能够宽恕的。如果一意孤行，坚持反动立场，以自己的恶言恶行来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触犯刑律，那就表明自己自外于人民，自绝于人民，从人民方面转化到人民的敌人方面去了。这种人的这种作法，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是要办罪的。

在反右派的尖锐斗争中，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时刻，我愿意做一个平凡的战士。我不过是一个老年的新兵，但我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为社会主义事业效力，紧紧地跟着历史前进！

皆“中山狼”也！

邓初民的發言

(1957年7月8日)

請允許我不在开头重复我所同意的各位代表所說的話。我們是人民代表，我們就一定要代表人民的意志。人民要求的我們也要求；人民反对的我們也反对。否則，就根本不配为人民代表。不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在这一次整風前后，特別突出的暴露出来了不少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和右派首領分子，这些人已根本不配为人民代表了。我要代表全国人民对所有人民代表中的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向大会提出控訴，并建議大会分別情节輕重作出決議，通过他們的原选举单位撤銷他們的代表資格；其在全国国家机关中担任职务的（例如国务院的各部部长、副部长，各省、市的省长、市长、副省长、副市长，各高等学校的校长、院长、副校长、副院长等等），也应由大会分別情节輕重作出決議，交由国务院撤銷其职务。

我們像这样来处理人民代表中的右派分子，是否过分了呢？我以为一点也不过分。試看右派首領分子中，有的基本上代表地主富农分子，例如龙云、黃紹竑等人；有的代表資产階級落后分子，例如章乃器、畢鳴岐等人；有的代表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落后知識分子，例如章伯鈞、罗隆基等人。他們所代表的階級成份虽各有不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龙云、黃紹竑等人装出悲天憫人的样子，說农民的生活苦、說肅反有偏差，一味強調缺点，抹煞成績，把新中国說成漆黑一团，在这次小組討論和大会討論中，許多人民代表，特別是工人农民代表都拿新中国和旧中国工农生活的对比，把他們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恶毒攻击，加以痛斥了。实际上，黃紹竑曾在旧中国的广西和浙江两省掌握軍政大权，請他回忆一下那时广西浙江两省农民的生活怎样？所有人民的生活怎样？真可以說农村破产、城市蕭条，他为維持他的血腥統治，反而屠杀無辜，特別是革命分子和进步人士，这在浙江和广西的代表中已把他的种种罪行揭發出来了。龙云統治云南十几年，跟黃紹竑也差不多，但有一点他可能比黃紹竑强些，就是在云南發展了生产——發展了毒害人民的鴉片烟生产！

章乃器、畢鳴岐等人，特別是章乃器，似乎不能与黃紹竑、龙云相提并論。他在旧中国是以进步派自居的，可是桂系軍閥也提拔他当过財政厅长；在新中国，党信任他，請他当了粮食部长，他当然仍以进步派自居！而且他認為比工人階級更进步，認為他的理論水平比馬列主义水平还高，說今天的資产階級沒有两面性好像才是真正的馬列主义，說今天的資产階級还有两面性却是教条主义。我看他既不是什么馬列主义，也說不上教条主义，而恰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資本主义。这一点，他倒是不打自招了。他說“資本主义有好有坏”，那等于說好的資本主义他是衷心拥护的。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質，却一直没有承認。要章乃器承認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質，那就等于要历史上的反动統治階級自动下台一样，这是不可能的。章乃器不可能承認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質，人民和大多数进步的資产階級也不可能允許章乃器不承認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質。这样一来，章乃器就不是进步派了，而是落后派了；不仅是落后派，而且是孤立派了。天地之大，將無他容身之地，或者只可能暫時躲藏在他那終日口含着的小小的烟斗里。

章伯鈞、罗隆基等人好像既不能同龙云、黃紹竑等人相比，也不能同章乃器、畢鳴岐等人相比。他們野心更大，結成了章罗联盟，要搞“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员会”，他們利用民主同盟的組織成份主要是知識分子、文教界，利用他們在民主同盟的領導地位，于是伸手抓報館，抓学校，抓所謂科学家，抓落后的知識分子，抓曾經犯有反革命罪行被政府寬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也包括知識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特別是抓民盟的各級地方組織，这几年来他們已抓到了一些人。試看这一次在整風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就各民主党派來說，民盟可以算得是挂了帅的，就可証明。根据在中央揭露出来的民盟右派分子，有尽人皆知的六教授及其他，在天津有王大川，在上海有陈仁炳、彭文应，在武汉有馬哲民，在西南有潘大逵，在湖南有杜迈之，在太原有王文光，在浙江有姜震中等等。整風前后他們就利用他們的爪牙，到处点火：要盟員大放、大鳴；要采取“上下压”、“内外攻”的夹击战术；要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党委制；要在科学规划中取消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恢复資产階級的社会科学；要發展盟員到几百万，最好是把一些反党的知識分子發展到盟內来；要为曾經犯有反革命罪行被政府寬大处理了的反革命知識分子重新加以平反。企圖这样来扩大盟的声势，轉移盟的方向，把民盟这一个民主党派，变成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的政党，来篡夺党的領導权，来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里我要指出，在落后的知識分子中，是有他們的市場的。几年来，在党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下，大多数的知識分子是有进步的，对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一定的貢獻。然而，就有那么几个从英美留学回来的人，例如章罗联盟集团就有那么几个人，很难搞，他們是有代表性的。还有那么几个不三不四自名为馬列主义的人，例如馬哲民、陶大

鑄等人也很难搞，他們也是有代表性的。他們從來不會滿足，有些人從教授升到教務長、副校長乃至校長，仍然不滿足，有的人身兼數職乃至數十職，仍然不滿足；其次的人對於房子住得不好，對於沒有交通工具不滿足，對於剪頭洗臉沒有照顧得夠不滿足，對於照顧好了照顧多了的又說幫助不夠也不滿足。他們有一套理論，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要受到政府“禮賢下士”的尊重，要像諸葛亮一樣，要有劉備去三顧茅廬。我也是一個沒有知識的知識分子，在舊中國也當過大學教授，可是常常受到迫害的，那當然由於他們罵我是“共產黨走狗”。但我看到許多不是共產黨走狗而是國民黨走狗的教授們，也並沒有受到尊重；晉見校長時只能坐半邊屁股；除了按一定的薪金發給你外，你住洋房或住茅房，你坐車或步行，你吃得飽或吃不飽，總之你的死活，他一切不管；欠薪還是經常的事，發聘書只發半年；少上一點鐘的課就扣一點鐘的薪；真是朝不保夕，不知明年又在何處。但是那時我就沒有聽到他們講什麼知識分子的傳統，更沒有看到他們有什麼反抗，住在火坑里，心安理得，一到樂園反而聽不得蜜蜂叫，有些知識分子，就硬是這樣要抬舉而又不受抬舉。今天黨和政府把像這樣的人都包下來了。許多不能教書的人，仍然給他們的生活費，但他們還要發牢騷，說有職無勞。而能教書的人，不僅請他教書，而且請他當校長、院長，卻又說有職無權。那怎麼好呢？請大家把心肝捧出來說一句話，應該是仁至義盡了。然而這些所謂知識分子，卻說黨和政府對他們不好，他們要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突然想起一個故事來了，這個故事是小人書上都有的，叫做“中山狼”，墨者東郭先生想種種的辦法把狼從獵人的手中救出來了，狼得救後，卻轉向東郭先生說：我的肚子餓得很呀！你雖然把我救出來了，如果此刻沒有東西吃，我还是要餓死的，先生！你是墨者，“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我想到這裡，不禁大吃一驚，這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包括龍雲、黃紹竑、章乃器、畢鳴岐、章伯鈞、

羅隆基、儲安平等人在內，皆中山狼也。是狼，是吃人的狼，我們就應該打死它。因而我說，要大會作出決議，撤銷他們的人民代表資格和國家機關職務，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這裡，我們必須明確認識，反右派鬥爭，是一場異常激烈的階級鬥爭，而且這場鬥爭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首先發動的，我們必須起而應戰，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同時，必須明確認識，這場階級鬥爭戰綫的一端在國內，而其另一端已發展到國外，香港帝國主義報紙和杜勒斯之流，已經在為右派分子的言論行動“喝采”。最後，我們必須明確認識，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能戰勝的，黨和毛主席在人民中的威信是無比崇高巨大的，我們全體人民代表和全國人民，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之下，有信心有決心在這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中獲得全勝。

因此，我要警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特別是右派知識分子，必須認清前途，掌握自己的命運，正確估計國內外形勢，只有徹底悔改，抽筋剝皮，脫胎換骨，把狼心變成人心，才是生路。科學的、辯證的唯物主義者，在存在決定意識的前提下，肯定人的思想和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正告你們，社會主義改造的大門是敞開着的。能在真理的面前低頭和在人民的面前投降的人，還是好漢。人的生命是具有兩重性的，一是自然生命，一是政治生命。政治生命比起自然生命來是更為寶貴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政治生命，是否最終得以保持，其權還是操在你們自己手里。狼乎？人乎？自擇焉可也。

我們全體人民代表，在全國人民注視中向右派分子作最堅決鬥爭的時候，應該把反右派鬥爭作為這次大會的主要任務之一，應該緊密團結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周圍，永遠跟着共產黨走，永遠跟着毛主席走。

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萬歲！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人民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萬歲！

揭露章羅聯盟在四川的陰謀

彭迪先 曾庶凡 劉承釗 劉蘭畦的聯合發言

(1957年7月8日)

我們完全同意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大會上的各項報告。

在這幾天，我們又學習了幾次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我們從這篇講話里學得了不少有益的東西。講話中提出的六項政治標準，給我們以明辨是非、分清敵我的準繩，使我們掌握了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行鬥爭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我們是來自四川的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請大會

允許我們彙報一下民盟右派分子在四川如何進行陰謀活動的。首先請讓我們簡單地從民盟中央談起。

從已經揭露的材料看來，我們知道，以章伯鈞、羅隆基為首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在頭腦中充滿着資產階級思想的、具有歷史根源的反對共產黨領導革命的“中間路綫”分子。解放前，在民主革命階段，“中間路綫”分子可能還有一點進步的氣息；到了全國解放，國民黨反動統治被推翻之後，殘留在大陸上的“中間路綫”分子，如果還沒有幡然悔悟，那末，這一類人

迟早会一边倒向反党反社会主义，敌视人民民主专政，这可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反对共产党，要反对社会主义，也得准备一点本钱。他们在翻身觉悟了的工农群众中是根本捞不着什么“政治资本”的。怎么办？他们的眼睛就转向知识分子，企图而且已经在知识分子身上打主意。他们眼看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后，生产资料公有了，只有蒙蔽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并利用他们在立场观点和思想作风方面还未获得改造的一些弱点，把他们挑拨和煽动起来作为使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资本”。右派分子根本不去想如何帮助知识分子积极进行思想改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相反地，却拉他们的后腿，有意地否定新中国的辉煌成就，片面夸大过去党在对待知识分子工作中的某些个别缺点。这样，一方面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一方面为了拉拢一些知识分子供他们利用，故意迎合知识分子的落后意识，说什么“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自封为诸葛亮，把人民比作阿斗（“群盲”），培养知识分子的“清高”思想和“作客”情绪。此外，右派“理论家”，还说什么“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如何如何，散发出一种抑郁、感伤和哀怨的气氛，好像解放后八年多来，知识分子一直都过着严寒生活，没有“解冻”。甚至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将近一年，情况依然如故。因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如果还没有发挥出来，似乎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用不着继续进行思想改造了，一切责任都在共产党方面。这样“工人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罗隆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不能领导科学和高等学校等等谬论就跟着出现了。似乎整个文教界都应该交给章罗联盟领导，甚至国家政权也必须各党派共同领导或轮流执政。这样，被章罗联盟篡夺了领导权的民盟，怎样不在一段时期内发生政治动态向右转的这样重大问题呢？怎样不被用来作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武器呢？

四川是一个大省，只就高等学校来说，成渝两地就有二十几所，有不少知识分子，有不少盟员，同时又是“民盟发祥地”，因此，章罗联盟对四川这个“据点”是极其重视的。他们的阴谋活动当然不会放松边远的四川省。四川各地报纸上天天点名的潘大逵等，就是章罗手下的“大将”、右派集团中的骨干分子。根据已经揭发的材料看来，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风浪中，潘大逵也作了不少“呼风唤雨，推涛作浪”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是内外呼应、上下配合的，确实做到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语言共同，作法一致，一模一样。

右派野心家，如章罗之流，是搞了几十年“政治交易”的，可说是“富有政治经验”。因此，在他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时，绝不会召开什么大会，写出纲领、计划之类叫他们下面的人去执行。他们的阴

谋是极其隐秘的，进行的方式是很灵活的，个别串连，东说一点，西说一点，这次谈一些，那次又谈一些，前后各方面合起来实际就成了一套，那就是：在政治路线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组织路线上是将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同秘密个别串连的无形的组织形式结合起来，订出了“发展盟员一百万”的计划，大量吸收落后的甚至对党有敌对情绪分子，逐渐形成一个与党闹对立的“反对党”。在整风期间的行动纲领，就是以“帮助”为名，到处点火，挑拨是非，并企图从削弱和打击党的威信中来提高盟的威信，“放手”发展一批盟员，提出了所谓“火线”上发展组织的口号，所有这些，从最近各地揭露的材料看来，其用意还不很明白吗？

现在，让我们彙报一下四川右派分子潘大逵等的情况，就可见右派分子阴谋活动之一斑（因限于时间，很多材料不在此提出）。

首先，潘说：“章伯钧是搞了多年政治的，感觉敏锐”，并认为“章的主张很有政治见解”，不但一再宣扬章的“上下两院制”的主张，并在章的“政治设计院”的谬论提出后，他也提出民主党派应当参加各大专学校领导的设计、导演、排演的工作。紧接着，潘的“大将”赵一明，就在雅安提出什么“协商方案”，与章的“政治设计院”等上下呼应，如出一辙。章罗联盟的企图，就这样由中央到地方，一直搞到基层。

民盟重庆市委舒军，在传达今年三月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时曾说：党提出了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地位平等、自己当家”的口号。经过查对，才知道后面八个字是章伯钧“归纳”出来的。章罗联盟的分庭抗礼的反党思想，由中央贯穿到地方，形成潘大逵对赵一明的指示：“脱离党的领导，强调民主党派独立自由，平起平坐，不要社会主义方向。”

今春，罗隆基以人民代表、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的身份到四川“视察”工作。他见树不见林。中共四川省委曾请罗提意见，他当面不具体提出问题，却秘密的带回一大批叫嚣肃反有“偏差”的所谓“控告”“检举”信件，作为提出“平反委员会”的根据。潘在四川公开支持罗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平反”还要包括“三反”“五反”在内。

今年罗隆基来成都时，在范朴斋请罗吃饭的时候，罗在言谈中肯定胡风是搞错了，范也附和说胡风可能不是反革命。潘也说过：“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据我看还是一个問題。”这跟章伯钧认为胡风是“历史人物”，显然是一鼻孔出气，上下呼应的。

其次，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以及在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方面，可以说是章罗手法在四川的翻版。潘坚决支持罗隆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错误意见，反对大多数人赞成的胡愈之同志的正确意见，并指出要把“比较多数的同志同意胡愈之同志的意见”一句从报告中删去。潘在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借反映别人意见诬蔑“党把知识分子当狗屎都不如，还不如坐监狱，监狱还有人道待遇”。

此外，潘在成都高等学校盟員中傳達民盟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時，以復旦大學一個盟員孫大雨辱罵黨的負責同志是反革命作為例子來鼓勵大家鳴、放，他還說：“這是一種鳴、放的方式。”這樣他就利用“鳴”“放”，“幫助”整風，向黨進攻，亂鳴乱放，在成都的高等學校中引起了不少亂子。特別是趙一明在雅安四川農學院“點火”更為突出。由於趙的“工作”，該院一部分師生大鬧要遷回成都，學校秩序混亂，影響整風運動難於開展。

在重慶，民盟市委舒軍在作傳達報告時，提出了十點指示，其中，“……（二）對教條主義、權威，盟組織和盟員要仗義執言，打破迷信；……（四）盟組織要做摘帽子的工作；（五）盟組織要做解圍工作；（六）盟組織要做政治保險工作……”。舒軍究竟要為誰“摘帽子”？為誰解圍？又為誰作政治保險呢？這是想把盟員引導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還是想把他們當作少數野心家的墊腳石呢？我們且看舒軍、李康等是怎樣“仗義執言”的。

本來，黨的整風是有計劃有步驟的。中共重慶市委已決定小學方面稍緩再搞，而舒軍、李康等都一再叫在小學工作的劉蘭畦同志到統戰部去“吐苦水”，并已代為報名，非去“吐”不可。

重慶大學教務長金錫如同志（盟員），曾被迫叫他一定要說“有職無權”。還說：“別人都說有職無權，為什麼你要說有職有權？！”五月中旬，彭迪先路過重慶回成都，舒軍鼓動彭說：“這次潘大遠主委在成都鳴、放得很好，希望你回去也大鳴大放！”好在彭迪先還沒有上當。試問，這不是挑撥是非，到處點火是什麼？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搞？

重慶盟員李麟征同志說：舒、李二人的工作一向是消沉的，但在民盟全國工作會議以後便活躍起來了，前後相比，判若兩人，可見他們是接受了章羅等右派的主張的，對他們的言論是欽佩得五體投地的。章羅聯盟在民盟工作會議時搞了一些什么鬼，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再也隱瞞不過了。

還有更荒唐的是：四川的右派分子韓文畦（民盟四川省委會常務委員）在他“幫助”黨整風所提出的冗長的書面發言中，從頭到尾充滿着對黨的敵對情緒。韓認為：（一）肅反是“大胆懷疑”，一團糟；（二）黨包辦了一切——“黨天下”的謬論；（三）“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是陳詞濫調；（四）“大多數黨員愚昧無知”，而判斷好人坏人，還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礎”。總而言之，這等於說工人階級的政黨不能領導革命，搞不好建設，請“下台”吧。這是什麼話？！

像這樣一些嚴重錯誤的謬論和行動是個別的、偶然巧合的嗎？絕對不是！

早在一九四八年五月，民盟三中全會已決議放棄中間路線之後，章伯鈞還秘密地令四川盟員張松濤從香港帶回布條，“指示”四川盟組織，內容是鼓吹走中間路線，在四川搞“據點”。當時，潘大遠、范朴齋等就是四川盟組織的負責人。

羅隆基在盟內搞右派小集團，已有十年以上歷史，這個小集團包括張東蓀、曾昭掄、潘光旦、費孝通、吳景超、范朴齋、張志和、叶篤義、潘大遠、劉王立明、周鯨文等人。他們一貫地採取“團結落后，爭取中間，打擊進步”的辦法，誣蔑進步分子，說他們“不是黨的助手，而是打手”。他們不喜歡盟內黨員帶動其他盟員前進，硬要盟內黨員退盟。同時他們對盟員爭取入黨也是採取反對的態度。為什麼有這種情況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如果大家都進步了，他們就沒有散布謬論的市場了，“政治資本”也沒有了。

一九五〇年，羅約集張松濤等三人，在京策劃如何回川奪取盟的地方組織，一九五一年羅專函范朴齋，叫他到重慶助潘一臂之力。信中又說：“弟一生別無他長，唯知鬥爭到底而已。”這些人的鬥爭目的，在今天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今春范朴齋還專門到四川省統戰部反映我們不與潘合作，使潘不能有所作為。一九五三年張東蓀事件後，羅的小集團不敢再公開活動了，改用“以文會友”、“個別串連”的方式來聯系，羅坐在中央指揮，各地“大將”就紛紛響應，這是偶然的嗎？章羅聯盟，利令智昏，錯誤地估計了目前的形勢，妄想在中國製造匈牙利事件，混水摸魚，這是我們能容忍的嗎？

不錯，四川是一個大省，有不少知識分子，有不少盟員，又是民盟的“發祥地”，因此，右派分子始終想在四川搞一個很堅實的“據點”。他們一直進行着各種各樣的陰謀活動。四川盟內的鬥爭是一直沒有中斷過的。

解放初期，四川民盟整理組織，清洗了一批不夠盟員條件的盟員出盟，這就引起右派分子始終懷恨在心。去年以來，他們又決定“大發展”的方針，而四川民盟又沒有大力加以貫徹，他們也是很不滿意的。（一九五六年民盟在全國約發展盟員百分之三十左右，四川只有百分之十幾，其中成都更少。）因此，潘等大聲疾呼要“川流不息的發展”，要在“大鳴大放”的“火綫”上發展，強調“發展就是工作”，要大力發展中間和落后的。這種無原則的大發展，顯然是要為右派野心家積聚“政治資本”。這不僅會削弱民盟在革命隊伍中的戰鬥力量，而且還會發展到“與黨平分秋色”和與黨分庭抗禮。作為黨領導下的一個民主黨派，民盟應不應該這樣搞呢？顯然這是違反盟章的、錯誤的。

章羅聯盟，一方面要以潘為其聯盟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但同時又經常感到這一環節不夠堅實，因此，一有機會就有人要到四川“視察”，“助一臂之力”。在最近幾個月，羅隆基、費孝通、馬哲民、范朴齋、劉王立明等都到四川去過。這樣，在四川的天空上怎么不黑雲亂翻呢？

在這次章羅聯盟所掀起的政治大風浪中，有的人是立場不夠穩的，有的人甚至是曾經被他們蒙蔽利用過，他們的謬論可能有過一些市場。最近，經過各方面的揭露，章羅聯盟的陰謀已被粉碎了，他們的丑惡面目我們也已經看清楚了。我們熱烈希望一些立場不穩的，

誤入歧途，被他們利用過的人，趕快幡然悔悟，站穩人民的立場，跟章羅右派野心家在思想上割斷聯繫，在政治上劃清界限，參加到反右派的鬥爭行列中來。人民群眾是很歡迎他們這樣做的。就是章羅二人，我們也希望他們及早向人民悔過，老老實實地交代一切，接受改造，不要自絕於人民。

為了吸取這次章羅聯盟事件的嚴重教訓，我們知識分子特別是盟員同志，要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方面痛下功夫，隨時警惕着要站穩立場，要防止右派分子來鑽我們的空子，要清除我們從舊社會帶來的壞思想和壞習慣，以適應新社會的需要。我們要經常記着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如果離開社會主義事業，離開共產黨所領導的勞動人民，就會無所依靠，是不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的（“講話”第二八頁）。因此，跟着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我們知識分子唯一的光榮的平安大道，這是不容任何懷疑和動搖的。

作為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我們特別對自己的組織提出熱烈的期待。我們要求民盟通過反右派鬥爭和整風學習，肅清右派的思想影響，在黨的領導下，更健康的幫助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改造，協助動員知識分子發揮智慧，發揮才能，反映知識分子的正当利益和要求，貫徹執行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把知識分子更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在目前情況下，在思想上首先必須進一步明確：民主黨派要能够做到“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就必須建立在擁護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共同基礎上。民盟如果沒有黨的領導，在解放前的幾次政治大風浪中即早已被毀滅了。黨的領導，是我們工作的出發點和搞好工作的保證。其次，除了明確政治方向之外，我們還要根據毛主席“講話”中所提出的六個標準來判明是非、劃清敵我，不容有任何含

混。因此，我們堅決反對右派野心家利用盟的合法組織的形式來掩蓋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活動。我們絕對不作“馬路政客”的政治資本。我們絕對不作“小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妄想篡奪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墊腳石”。我們要同右派分子鬥爭到底。為了純潔民盟的組織，加強民盟在革命隊伍中的戰鬥力，我們完全擁護民盟暫時停止發展組織、進行整風。經過整風，解決盟內的許多錯誤思想，提高思想認識。今後民盟的組織和發展的方針，一定要建立在接受共產黨領導和擁護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進步知識分子的基礎上。根據同樣的原則，我們主張民盟的各級領導必須加以改進，並使其能掌握在真正接受黨的領導和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員的手中，領導和團結全國盟員和聯繫的群眾跟着共產黨走，並真心誠意的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我們要堅決防止民盟的各級領導機構被右派分子所盤踞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障地。我們認為，我們的主張不僅是符合於民盟的利益，同時也是符合於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的。

民盟這次雖然出現了章伯鈞、羅隆基這一小撮右派野心家，但仍然不能否定民盟在知識界所起的一些好的作用。我們相信民盟是經得起考驗的。我們相信黨的領導，也相信大多數盟員知識分子的政治覺悟，因此有理由相信在黨的領導和群眾的監督下，還會遵循社會主義的道路繼續前進，不至於辜負“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的使命。

我們已經投入這次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右派鬥爭。我們決心通過這次鬥爭的鍛煉和盟內整風的學習，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在黨的領導下，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以上發言，請各位代表指正。

文匯報利用對“草木篇”作者的批評點了一把火

李劫人 沙汀的聯合發言

（1957年7月8日）

我們準備向大會談一談有關“草木篇”的問題。

“草木篇”是四川省文聯一個幹部，共青團員流沙河（原名余勛坦，現年二十五歲）寫的一組托物抒情的散文詩。這組詩發表後，在四川文藝界引起了熱烈的論爭。大部分文章都尖銳地揭露了作品思想內容上的嚴重錯誤，認為它散布了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和敵對情緒，宣揚了鄙視群眾、孤高自大的個人主義。因而按其性質，它是一篇反社會主義的壞作品。

應當肯定，四川文藝界對於這樣一篇作品展開一次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其中，不少文章是說理的，對作品進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也有少數文章的批評方法是比較簡單或粗暴的。可是作者流沙河卻硬說這是一次有組織的“圍剿”，我們不能同意這種說法。據我們了解，報刊上發表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群

眾的來稿。群眾感覺到了“草木篇”中存在着有毒的思想，不願默不作聲，積極的參加了這場論爭，這不是很自然嗎？我們認為，如果群眾不積極參加這一論爭，聽任毒草蔓延，那倒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這一次的批評，從客觀效果說，也是好的，它大大縮小了“草木篇”所散布的錯誤思想的市場。四川師範學院劉君惠教授曾舉例說，有些學生，開始很欣賞“草木篇”，看了批評文章以後，都說眼睛亮了。作者流沙河在2月12日四川省文聯理論批評組座談會上的發言，雖然對作品的錯誤仍缺乏深刻的認識，思想上並未真正解決問題，但是他已表示同意批評中的一部分意見，而且不再像批評開始時那樣叫囂和謾罵了，即是說他的態度開始有了初步的好轉。

但是事情的發展後來又發生變化，那就是當5月